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9年3月10日 星期日 第773期 |

新民晚报

| 本版编辑: 殷健灵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yjl@xmwb.com.cn

14

认识李娟

◆ 陈村

我认识李娟，是一个叫寄居蟹的网友喜欢她文字，将一书店中李娟的第一本书《九篇雪》全都买下送朋友。他送了我一本，很薄但好看，随后将李娟请到我主持的论坛板块“小众菜园”。她的ID是“去年燕子”，菜园的菜农们称她燕子，老少都喜欢她。有人曾给她做过在菜园的“年谱”。有人想指导她两句。我说，你们别去

教她，她这样的文字是教不出的。

李娟在菜园贴了一些文章，有时也贴两张照片。拍的是云、草地和树，她身边的人和动物。不用说，她不懂摄影，不懂用光构图色彩，但奇怪的是，她的照片不小气，不做作，不附庸风雅也不故作高深。跟她的文字很像。她的文字清丽，随性，无习气。写日子，写身边，写外婆妈妈和妹妹，写牧民，写小的细微的地方也收束在小地方。她的瞬间就是永恒。她文字中总有大自然，有土地、风、雪和动物。她不小气，不自怜，不讨好读者。她的文字跟所有人不同，新鲜，自由，活生生的。以前读新疆，除了阿凡提，我喜欢刘亮程在黄沙漠的自言自语，现在又加上李娟。

2007年夏天，我随《萌芽》杂志的“新概念作文”工作组去新疆，跟李娟约了在布尔津见面。她瘦小，戴眼镜，穿一件红色的T恤。事后知道，她过来还是很远。怕她拘束，我请来方方，她有小朋友陪同，我们四人一起吃了顿饭。在我拍下的照片上，她低着头，捂着嘴，或伸出舌头。

李娟的文字一直是“不胫而走”，读过就被喜欢上了，读者就认定是“我们的李娟”了。“叫卖”她很轻松。这样的文字仅被很少的人看见真是太可惜了，我向熟悉的编辑们推荐她，获得她们的认可。

有天路金波来看我，问我谁的文字好，可以出书，不一定要大卖的那种书。我说有的，李娟。

《我的阿勒泰》和《阿勒泰的角落》同时于2010年出版，上海作协极为难得地与新疆作协为这远方的姑娘开了一次研讨会，不喜欢开会的王安忆也来了。大厅坐满了人，批评家、教授对她不吝赞美。李娟低着头坐在一角。《阿勒泰的角落》的出版人路金波严肃地坐着，严肃地发言。刘亮程专程前来，他是最早发现李娟才华的编辑。从刘亮程走出阿勒泰，可谓“根正苗红”。以后一站站接力，传递她远行。但一个作家最终只能是自己造就自己，写下的文字是最好也是最后的护照。

小众菜园是2013年关闭的，之后李娟的信息就很少。我有时跟她在网上说几句话，问她是否有了男友，这令她心烦。有次交底之后要我以后别再问了。有天我要用她过去发在菜园的帖子，作为互联网文学的一个历史记录。她要我用修改过的文本，我坚决不同意，她坚决不肯，于是就弃用。我这里存着一些她的照片。她爱笑，但最怕被人看见不驯的门牙，这些笑着的照片也是个麻烦呢。



■ 写《冬牧场》时的李娟

李娟

人们说，李娟是“野生的作家”。1979年，李娟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在家乡四川上学，高中辍学毕业后，到阿勒泰跟着母亲做裁缝，在牧区开小铺子卖东西，也跟随牧民辗转于四季的牧场之间。此后她曾到乌鲁木齐打工，做过流水线工人。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。出版散文集《九篇雪》《我的阿勒泰》《阿勒泰的角落》《走夜路请放声歌唱》等散文集，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上海文学奖、朱自清散文奖等。

◆ 舒晋瑜

希望成为普通人喜欢的作家

1 隐身网络，如马儿驰骋

李娟最初的处女作应该是给远方的妈妈写信。那时，她刚上小学二年级。一个月写一封，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代替，写完还要请隔壁的大哥哥检查一遍有无错别字。她的文章第一次发表在初中时的校刊上，写的是穿凉鞋的故事。这给了她小小的鼓励。她瞒着家人悄悄地写，常常往学生读物投稿，但多数石沉大海。她习惯上午写作，因为那时精力充沛，神清气爽。但写作时间总难维持半个小时以上，时间一长，就开始烦躁。写写停停，总不时起身做些别的事。

2003年春天，李娟从乌鲁木齐结束打工生活回到家。当时她的外婆已九十多岁高龄，还跟着在牧场上过动荡的生活。李娟迫切需要一个工作，有稳定的生活和稳定的收入，以便能带着外婆进城生活。机缘巧合，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，她很顺利地成为地委宣传部的办事员，做些办公室的服务性工作。机关里上网很方便，并自此开始了网络写作。

现实中的李娟拙于与人相处，可在网上却较为机智、活跃。“由于性格的原因，自己以前的写作有些拘谨、雕琢。在现实生活中又别别扭扭的，与人相处有碍。可网络却能保护我，将我重重包裹，鼓励我站出去大声说话。网络是宽容的，于是我才能够有充分的机会和勇气尝试改变自己。可以说，是网络帮助我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成长。”那个羞涩腼腆的女孩儿，隐身网络便像马儿在广阔的草原上驰骋，像土地里自然生长的苞谷，纵情书写自己熟悉的土地和草原上的人们。

2 知道文字会被人喜欢

她知道自己的文字会被人喜欢，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读者。

2003年，《九篇雪》出版；2010年，《阿勒泰的角落》出版。2010年10月，多家单位联合为这位文坛新秀召开作品研讨会，王安忆评价她的文字是可以“一看就认出来”。2010年11月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“人民大地·行动者”的非虚构写作计划率先与李娟签约。她和哈萨克族

2012年春天，李娟把自己的家从书中所说的“阿克哈拉牧业村”迁至阿勒泰市郊农村。如今家里有三亩地，种了喂牛的饲草和玉米、葵花。养着四头牛，一群鸡鸭，以及三条狗。同时也在城里买了楼房。2017年，她又出版了《记一忘三二》。书中相当一部分篇幅写到她的母亲，一位乐天知命又不太“与时俱进”的老人。她还写到乡间生活中猫狗鸡牛的趣事，以及她和师长、朋友、邻居的交往，这些内容是她的日常。这种无拘无束的记录，率性而为，完整地保存并传递所有瞬间的情绪。在李娟已出版的所有作品中，《记一忘三二》算是相对轻松的一个系列。

有很多读者善意地劝告李娟：“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纯真与朴素，千万不要被城市和现实所污染。”

李娟说，刻意地保持纯真，这本身就不是一件纯真的事；而真正的朴素也用不着去“保

一家人一起在冬窝里生活，以她的观察和感受写下她对哈萨克牧民生活的观察、感受和思考。一年之后，便以《羊道·春牧场》和《羊道·夏牧场》获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奖。“李娟的叙述来自她的记忆深处，以及那片广袤沉静而丰腴的土地。她记住的，恰恰是易被人们所遗忘的一切——那些正被现代文明分分秒秒侵蚀的、某种古老而民间的传统。正是这种富有价值的、兼具深情与克制的日常记录和生活描写，使她的文学疆域远远超越具体的地理界线与时间限定，在广大的时空获得延伸性的力量。”授奖词于李娟，只是简单深刻的概括，

更真实的李娟依然隐藏在文字背后。

如果说最初的写作只是为了“显摆”，为了倾诉，为了平衡成长过程中热烈混乱的情绪，那么到了后来，李娟开始有了自觉意识。在《走夜路请放声歌唱》中，李娟的笔下总有一种悲伤的情绪弥漫。对于游牧者们这种古老的生活和劳动方式，以及正在向现代生活改变的过程，她的感受非常复杂不安。“牧民定居，对于贫瘠脆弱的大地而言，代价高昂。但这似乎是大势所趋，甚至是人心所向。“世人都需平等地进入世界——对于这种选择，还是先去谅解吧。”这是李娟真实的想法。

3

生存的苦难，皆为诗与爱

持”。至于城市与现实的“污染”，她更有真实的回应：“我不相信还有人能避开这个时代的印记。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，不是穿越而来。而我，我要么是强大的，不受这印记的主宰；要么是懦弱的，回避了这印记。”

她从小在城市长大，至今仍然依赖城市生活。大约因为经验上的反差，才会对乡村生活有特别的体会。同样，大约也因为从小生活动荡，才更贪恋宁静与一成不变；因为历经暴力，才更愿意描述平安与温柔；因为悲伤，才敏感于喜悦——当然，所有这些只是“大约”。只是非得有说法时才想到的借口。所以李娟说：写作是多么神秘的事！为什么是我写而不是身边的人写，为什么写成了这样而不是那样——只能解释为“命运”了。

除了“命运”，李娟尚有天赋和勤奋作为文学的两翼。实际上，奇迹的出现不是缘自粗糙的心，而是李娟敏感而单纯的眼睛和幽默风趣又浑然天成的表达，以及她对于自然万物的纯挚诚实的爱。

今年春天，处女作《九篇雪》即将重版上市。这时，距离她首次出版作品已有20年。李娟的文字是独特的，李娟式的快乐也是独特的。她用文字书写遥远空旷的阿勒泰，展露自己丰饶辽阔的内心世界；她书写生而为人的青春和成长，也坦承与生俱来的孤独与彷徨、达观与坚强；她用文字为冬牧场最后的宁静时刻，最后的游牧景观，最深处最沉默的生存，做了见证式的留影。在李娟的文字里，世界明亮，人情温暖，生存的苦难皆为诗与爱。